

XIANDAI HANYU CIHUI YANJIU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修订本

曹炜 著

在浩繁、复杂的词汇现象面前，我常常感

自己迷失于其中难以自拔。现在回过头去看，
少先行的同仁就曾经因为迷失了自己而作出了

艰难和力不从心，常常会担心

开非多余，因为在我之前有不
映词汇现象本真的结论。

詞

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曹炜著. —修订本.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81135 - 534 - 5

I. ①现… II. ①曹…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现代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981 号

.....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曹炜著

出版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杜小陆 曾茜
责任校对 周明恩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初版本陆俭明序

曹炜同志要我为他的新著《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写序，这让我感到坐蜡，因为我对现代汉语词汇没有什么研究，怕一开口说不到点子上，误了读者。但我也不能推辞，因为曹炜是我所喜欢的一位中青年学者，我喜欢他对人的真诚，喜欢他对事业的执著，还特别喜欢他在学业上的勤奋精神。2001年，他曾作为国内访问学者来北大中文系访学研究一年。在这一年中，他没有去北京风景名胜处玩过一次，更没有去北京大商场购过物，成天不是听课，就是钻进图书馆找资料、写东西，勤于耕耘。这个情况，在当今应该说还是不多见的。2001年以来的短短三年中，他就编写出版了四本书（包括教材），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

汉语的词汇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正如曹炜同志在“前言”中所说的，这是现代汉语的子学科里最薄弱的环节。造成词汇研究的滞后，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现代汉语词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词汇学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被引入了只注重词的定义、词的确定、构词法和构形法、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词汇的形成、同义词和反义词、多义词、熟语等这样的研究范围，而不注重或者说不太注重语素义、词义的研究，包括释义的研究，而后者是更为重要也更为需要的。可以这样

说，词义研究应是词汇研究的核心。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不能割断源流，必须跟考察词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必须很好地总结和继承训诂学方面的合理因素和某些分析方法，而不像语音、语法，可以只进行纯共时平面的研究。因此从某个角度说，词汇研究比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要难得多。

第三个原因是，词汇平面的规则性不像语音、语法平面那样强，这也大大增加了词汇研究的难度，影响词汇研究的进程。

除了上面所说的三个原因以外，研究队伍太小也是一个因素。不过研究队伍之所以较小，又跟上面所说的第二、第三个原因有关。从事词汇研究的学者既要具有现代语言理论方面的知识，又要有很好的古汉语功底。

对语素义、词义研究（包括词的释义的研究）的重视和实际进行，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这方面符淮青教授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在释义模式方面作了很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他的《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以及后来发表的有关论文，我认为是目前有关汉语词义研究方面最值得参考和阅读的论著。但总体来说，汉语语素义、词义的研究，包括释义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

曹炜同志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就有关词的定义，词的确定，构词法和构形法，词汇的形成，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古语词和文言词，方言词和外来词，新词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熟语，同义词、反义词、多义词，以及缩略语词等问题，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并有作者自己的评论，某些评论比较精当，有一定深度，让读者对上述诸方面的研究现状能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与认识。这是本书的价值或者说优点之所在。读者可能会认为本书有缺憾，那就是本书没有作为词汇研究核心的“词义”这一重要部分。关于这一点，曹炜同志在“前言”里有交代和说明：“为了避免同我前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义学》一书中的内容相重复，按照双方当初签约时的口头约定，本书不讨论现代汉语中的词义问题。”这就是说，曹炜有关现代

汉语词义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已写在他先前出版的《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2001）一书中。这里不妨列一些重要的章节标题，以便让读者了解：第二章“现代汉语词义的构成及其基本类型”、第四章“词义和语素义及短语义”、第五章“现代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第七章“现代汉语词义分析的方法”、第九章“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第十二章“现代汉语词义的解释”等。关注词义方面内容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该书。

词典里词的释义是词义研究成果的一面镜子。目前的词典，即使是可以称为现代汉语词典精品的《现代汉语词典》（以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为例），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注释不周全，特别是没有把现在普遍使用的意义注释出来，例如：

矛头：矛的尖端，多用于比喻。（857页）

“矛头”现在主要是用它的比喻义，学生不了解的也主要是它的比喻义，而正是它的比喻义，《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注释出来。这样，不了解“矛头”这个词的意义和用法的人看了这个释义还是不了解。有的释义的表述有问题，例如：

馒头：一种用发酵的面粉蒸成的食品，一般上圆而下平，没有馅儿。（849页）

面粉发酵后还能叫面粉吗?! 这个注释的表述显然不妥。

更大量的问题是释义不太准确，不注意词的适用范围，其结果有可能对学生特别是外国留学生产生误导。例如：

优异：特别好。（1519页）

淘汰：去坏的留好的；去掉不适合的，留下适合的。（1232页）

学生如果根据这样的释义去运用这两个词，就很容易出错。

词典释义中，以词释词，是常见的情况，当然这跟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词典的不同要求有关；但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词义研究的薄弱与欠缺。如果词义研究充分而有成效，那么像《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精品

词典就应该尽量避免采用这种释词方式，因为这种释词方式可能会对学生产生误导。我们曾经见到中学生作文中出现这样的句子：

我蹲在湖边俯瞰着水中的游鱼。

这里的“俯瞰”显然用得不合适，该换用“俯视”。这个学生为什么会在这里用了“俯瞰”呢？原来语文课本上对“俯瞰”的注释就是：

俯瞰：俯视。

学生普遍有一种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运用新学的知识的积极性。那位中学生学了“俯瞰”就想用，他当然按照书本上说的去用，结果出了错。这不能不怪语文课本的编写者。可是一查，语文课本的编写者根据的是《现代汉语词典》，词典上就是这样注释的：

俯瞰：俯视。(390页)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在词典中绝对不能用以词释词的注释方式。对于古语词、文言词、方言词的注释，采用以词释词的注释方式倒反而简明；或者用一个口语词来注释不常用的书面语词，这种注释方式也比较合适。例如：

抚琴：(书)弹琴。(390页)

错非：(方)除非；除了。(221页)

遗忘：忘记。(1486页)

但是，尽量不要用书面语词注释书面语词，特别不能用二者意思有差异的书面语近义词来注释另一个书面语词，上面举到的用“俯视”注释“俯瞰”的做法，就不合适。

《现代汉语词典》甚至在释义上还出现不该有的硬伤，例如：

蚕食：蚕吃桑叶。比喻逐步侵占。(120页)

把“蚕食”解释为“蚕吃桑叶”，这就不对了。“蚕食”跟“鲸吞”、“席卷”是一类结构，都是一种比况性偏正结构，而不是主谓结构。

我举上面这些例子，目的不是要来批评《现代汉语词典》。我认为《现代汉语词典》至今还是现代汉语中型词典中的精品，还没有发现一部词典能超

过它。我只是想强调说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在词义研究上多花力气，多下工夫。曹炜同志早就关注过当前词典释义上存在的问题，曾专门写过一篇较长的文章《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及释义表述上存在的问题》（见《中国辞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评论当前词典中的释义问题。该文宜后附于本书书末。

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曹炜同志今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汉语语素义和词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我相信他会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作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他是一位勤于耕耘的中青年学者。是为序。

陆俭明

2003年10月

于北京大学

初版本徐通锵序

曹炜同志寄给我一份他的新著《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拜读了一遍，觉得它内容丰富，分析具体，评价公允；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计量统计的分析，使立论有充分材料的根据，使我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这本《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是现在同类著述中写得比较有特点的一本语汇学著作，值得一读。在这里我想结合这本《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谈一点对语汇研究的肤浅想法。

语汇研究是语言学中进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一般都归咎于它所包含的语汇单位数量过于庞杂、零散，缺乏系统性，难以整理出条理。由于这种原因，语汇学著作一般都缺乏系统性，各章节之间往往缺乏内在的联系。从理论上说，这一认识上的原因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复杂的现象，内部都隐含有能驾驭它的一条简明的线索，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于平淡处见神奇，在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这种线索。只要人们有如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得到启示而发现万有引力，马克思从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亿万次的商品交换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的敏锐观察力，就一定可以从语言中发现这种线索。这应该成为我们改进语汇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现在的语汇研究，一般都着眼于静态的描写分类，而分类的基础是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的划分，大致根据稳固性、全民常用性和构词能力三条标准

来确定基本语汇的范围，而后再从不同的角度（口语与书面语、今语与古语、本族语与外来语、禁忌语与委婉语……）对一般语汇进行分类描写，说明它们的特点。这样的分类描写最终不能不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一方面说基本语汇是语汇的基础和核心，但另一方面它在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重点都放在一般语汇的分类描写上；由于分类缺乏一个统一的观察视角和分类标准，致使语汇显得杂乱而零散。稳固、常用和构词能力的强弱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的，这种多角度的描写分类不符合逻辑分类的原理；合理或理想的分类只能从一个观察视角出发，不然，必然会使分类的结果呈现出相互交叉和矛盾。至于视角优劣的鉴别，那决定于它所能驾驭的现象的广度和深度，即能驾驭的现象越广泛、越能用简明的方法揭示和解释隐含于现象中的规律，就越是一个好的观察视角。当然，即使用最好的观察视角去观察，最后也还会留下一些剩余的现象，这就要像对待音变规律的例外的研究那样，加以个别的研究，作出理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也正是对观察视角或规律的成效的一种检验。根据这一精神，要对语汇进行系统的描写，就需要摆脱现在多角度、多标准的静态描写，而着眼于语汇的生成，从中找出一个合适的观察视角，对语汇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

观察视角的选择与研究的目的密切相关。语汇的研究不能就语汇论语汇，不能只就它与社会的联系去研究，而更重要的是需要联系语汇所服务的领域——语法或语用去研究。结构语言学孤立地进行分层研究的方法论已为实践所否定，在语汇的研究中也应该予以纠正。平常都说，语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这样说，一点也没有错，问题是需要将这种精神贯穿于实际的研究，将材料的梳理和结构规则的研究联系起来，从两者的关系中去选择一种合理而有效的观察视角。根据这一精神，我比较同意符淮青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在确定基本语汇的三项标准中“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说明它是稳固的，因为它构成那么多词，要在一个长时期中才能陆续完成。构词能力强，有稳固性，往往又能显示它

的普遍性”（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我与他不同的是立足点的差异，他立足于词，我立足于字。字是语言中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与这一定义相矛盾的现象，如联绵字、复音词之类，也都是以此为基础而生成的派生物。着眼于汉语语汇的生成，必须以字为生成的基点，看一个字借助于另一个意义相关的字生成二字组的能力。《现代汉语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就是字生成字组的两种模式，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个字的前后位置的差异与语汇的生成的关系。以此为视角去观察汉语语汇的生成可以以简驭繁，现在语汇研究中的各种分类方法都可以纳入这一统一的视角中去分析。比方说，一个字能生成的字组越多，说明它的生成能力越强，使用的范围越广，对语言的运用来说就越“基本”；从它能借助于另一个字生成字组的年代的先后、延续时间的长短中可以悟察它的稳固性的程度；从字组的生成过程中可以考察字组的语汇化和字的语法化的相辅相成的机制；现在已丧失生成能力的字可以将它归入古语汇或文言语汇；根据生成的模式可以考察缩略词的生成机制以及它与外来词、方言词的改造和反改造的竞争，从中梳理相应的字化规律……这样，由于观察的角度单纯，就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鉴别、分析语汇单位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理出语汇单位的层次，使貌似杂乱、零散的语汇现象能像现代汉语两本《词典》所整理出来的系统那样，呈现出清楚的脉络。应该充分重视这两本汉语词典给汉语语汇研究所提供的思路和观察视角，因为它是汉语特点的反映，像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是很难编著出这样两种类型的词典的，至少在现在还难以实现。

二字组的生成是字的生成能量的释放，使原来抽象、笼统、模糊的字义具体化，使人们能从字组的生成模式中梳理和总结相应的语义、语法的规律。字组有没有生成能力？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只是它的生成能力远逊于字。大致的规律是：字组越长，其生成能力就越弱，因而字组中生成能力最强的是二字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际内容的复杂化，新词新语大量涌现，其中有相当多的新词语就是以二字组为基础生成的，这本《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关

于新词语的发展及其结构特点的讨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不过就其生成机制来说，它也只是字的生成机制的延伸。

从语汇与语法的内在联系中提炼语汇研究的观察视角，突出语汇研究的目的，自然还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语法研究的目的有整体与局部之别，层次有高低之分，因而特定的研究目的也就需要选择特定的观察视角。比方说，石毓智于1992年在《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台湾学生书局，修订本于2001年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出语法结构的肯定和否定与语义的“量”有密切的关系。“量”分定量和变量，而定量又有大量和小量之别；大量多用于或只用于肯定，小量多用于或只用于否定，而变量则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从而形成从小量到大量的“量”的语义连续统与“±肯定”的正比关系。“±肯定”是一种重要的语法结构，语汇与语法结构的这种内在联系对语汇单位的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要求以语义的量为视角，将同义、近义的字、字组，按照其量的大小顺次排列成一个连续的系列，为“±肯定”的研究开创前进的途径。

本人不揣浅陋，前面就语汇和语法的关系提出了语汇研究的一些想法。如果着眼于语汇与语用的关系，我想也一定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我希望曹炜同志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徐通锵

2003年10月3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初版本前言

相对于现代汉语的任何一个子学科而言，现代汉语词汇学是最薄弱的环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些学者眼中，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主要是个案的讨论，似乎还有意义；而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似乎毫无价值，搞与不搞一个样。一位与我相交多年的老者曾经神秘地问我：“这里就我们俩，你老实地告诉我，搞现代汉语词汇的人到底有没有学问。”这就是一个大环境、大气候，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有的高校将现代汉语词汇学专业的博士拒之门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推进缓慢与这个重语法轻词汇的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是不是真的不需要花费力气了呢？答案是截然相反的。只要我们就某一种词汇现象去看看目前已有的成果，就会发现，存在的问题和疑惑是触目惊心的。

在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同义词和外来词是两种最引人关注的词汇现象，讨论这两种词汇现象的人员之多、论著之多是其他词汇现象所无法比拟的。即便如此，迄今为止，我们在谈论这两种词汇现象时，也并非显得从容不迫、底气十足的，往往是好学的学生的一两个问题就会让我们张口结舌，一时间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同义词、外来词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词汇现象。

事实上，我们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种种词汇现象的基本状况所知甚少。有些现象，如单义词，我们一向是这样看待或那样看待的，一些著名的学者还在业已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发挥、演绎推理，现

在,经过计量研究发现,原来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参见第九章第一节第一、第二点)。有些现象,如异形词、方言词、反义词、缩略词语、惯用语、成语等,论文是写了不少,但存在的分歧依然不少,而且这些分歧所涉及的往往是根本性的问题,如如何准确界定的问题等。有些现象,如口语词、书面语词、典故词、委婉语、禁忌语、谦词、詈词等,我们或者还从未正面讨论过,或者偶有涉及但也是边缘的而非本体的研讨。一些问题,如基本词汇的确认标准问题、现代汉语构词法的表述视点问题、现代汉语词汇的系统性究竟表现在哪里等问题,我们讨论得还很不充分,存在的疑惑那就更多了。一些问题,如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及形成时间等,似乎早有结论,但那结论并未得到翔实有力的证实。

词汇现象并非天造地设的那么几类,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所未曾看到过的词汇景观,如“油盐酱醋、豺狼虎豹、说学逗唱”这样的“聚合词”,如“宝马奔驰、张三李四、左思右想”这样的“成对词”,如“三七、万一、二百五”这样的“数字词”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现象较之于以往大家所熟识的那些现象显得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词汇现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在我们没有找到掌管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金钥匙之前,这种变换了观察角度才能看到的词汇现象说不定就是金钥匙之所在。

本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二、三、四等四章十一节,先后讨论了“词的内涵”、“词的离散性问题”、“词位和词位变体”、“语素的确认”、“构词法”、“构形法”、“基本词汇理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等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是第五、六、七、八、九等五章二十节,先后讨论了“基本词”、“一般词”、“古语词”、“新词语”、“方言词”、“外来词”、“聚合词”、“成对词”、“缩略词语”、“典故词”、“惯用语”、“成语”、“称谓语”、“称呼语”、“禁忌语”、“委婉语”、“隐语”、“詈词”、“同形词”、“异形词”、“逆序词”、“单义词”、“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上义词”、“下义词”、“类义词”等二十八种词汇现象。第一部分中原来准备讨论的“现代汉语词汇的系统性”问题以及第二部分中

原来准备讨论的“现代汉语词汇中的虚词”问题，由于考虑得不够成熟，写得不太满意，所以在交稿时抽去了。此外，为了避免同我前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义学》一书中的内容相重复，按照双方当初签约时的口头约定，本书不讨论现代汉语中的词义问题。

这九章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曾经以纲要的形式印发给苏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2002 级硕士研究生作为我给他们开设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课程的讲义以及课堂讨论的依据。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也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了国内外的一些学术刊物上。

在浩繁、复杂的词汇现象面前，我们常常感到驾驭的艰难和力不从心，常常会担心自己迷失于其中难以自拔。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在我之前有不少先行的同仁就曾经因为迷失了自己而作出了并不能反映词汇现象本真的结论。我也无法确定，在我面对这些前人曾经因之而迷失过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是否也同样迷失了自己，从而得出了与事实不相吻合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比前人幸运：一者，在我所处的今天，可作资鉴的理论、方法、材料要比前人多得多了；二者，先行者研究过程中的成绩也好、失误也好，于我都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前者使我不致有所依凭，后者则至少可以让我少走或少走前人走过的弯路。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三十几万文字是我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将近两年时间的断断续续的思考、探索的初步成果，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她们奉献给大家的，我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我将从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中汲取养分，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今后数十年的词汇学研究之路走得更加稳健、踏实，真正为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学科建设和繁荣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曹 炜

2003 年 8 月

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修订本前言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近几年逐渐有些升温，无论是新词新语的讨论，还是词模语模的讨论，总之，一直有些吸引人眼球的东西出来，给这一领域增加了些许暖色调，也增添了一些热闹。

这种变化，从这几年报考我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生们的志愿选择上也有所反映，不少学生的兴趣从以往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转为如今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其实，词汇学在国内的隆兴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说时下的语法研究基本上是舶来品的话，那么，词汇研究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倒是有些渊源的，那就是长达数千年的训诂学的历史。那些汗牛充栋的训诂学书籍，就是汉语词汇学的昨天，也是今天汉语词汇学的厚实的基础，其所蕴涵的养分是不言而喻的，其能给予我们的启发也是值得期待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词汇学对世界语言学的贡献也同样是值得期待的，而且，是语言学诸学科中最值得期待的。

作为一名词汇学爱好者，在汉语词汇学的雄起过程中，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无疑是十分幸运的，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无疑也是义不容辞的。本着这样一种理念，七年多前，我们把当初关于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些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汇集起来，缀成《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一书，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就是从那时起，这部小书成为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

专业课（2008年以后改为学位基础课）的教材，一直沿用至今。后来知道，有多所学校将这部小书列入研究生必读书目。

尽管过去了七年多，我们至今还是认为，这部小书对词汇学初入门者，尤其是广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当今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了解当今现代汉语重要词汇类聚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分歧以及学界对这些分歧的基本看法，了解数十种词汇类聚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无疑是极为有益的。这部小书实际上是为上述人员对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和基础。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认为这部小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并有作者自己的评论，某些评论比较精当，有一定深度，让读者对上述诸方面的研究现状能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与认识”。著名理论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徐通锵教授也认为这部小书“内容丰富，分析具体，评价公允；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计量统计的分析，使立论有充分材料的根据，使我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这本《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是现在同类著述中写得比较有特点的一本语汇学著作，值得一读”。

我们认为，素以正直严谨著称的两位先生当初对这部小书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学术著作出版难，销售也难。完成这部小书的初版并不难——这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语言编辑室的老主任郭力女士，是她促成了该书的顺利面世；销售情况似乎也算良好，北京大学出版社，据我所知，至少重印过一次。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不少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纷纷来电来函求购此书，而自己手头已无余书可赠，北京大学出版社虽已零库存但并未有修订重印的打算。正为此感到无助之际，暨南大学出版社杜小陆编辑主动上门约稿，提出由他们社来出版这部小书的修订本，而且按版税付酬，我再次感受到了作者与编辑、作者与出版方之间的那份深厚情谊，也再次信服了不是所有的出版社和编辑在确定出版选题的时候均是利字当头的。

这部小书的修订，一是订正了初版本存在的一些笔误和打印错误，二是增加了“主要术语索引”这个部分。原本准备增加一章“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及展望”作为第十章，小节都已经拟好了，但写着写着又放弃了，总觉得考虑还不太成熟，硬写的话还不如不写。等今后考虑成熟了，再写也不迟。

曹 焯

2010年3月

于苏州市东大街寓所